

中共二十大 大陆 香港 台湾

## 从习近平到“习家军”，各地華人如何看待中共新一届领导层

“比起二十大，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四通桥。”



2022年10月12日，中国北京，人们在一个展览厅走过一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肖像。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端传媒记者 朱婕 赖思 许伯崧 李易安 发自新加坡 台北 | 2022-10-28

常委 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

“这个时代，谁都帮不上谁。”

“我爷爷奶奶一直都说他好，上一个让他们这么夸的领导，还是毛泽东。”

“比起二十大，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四通桥。”

“中国接下来的路将是一场大赌博，就赌习近平一人是不是明主圣君。”

“台湾对中国政治始终有段距离，所以必须以‘宫廷剧’的角度认识中国。”

“常委人选摆明是要来‘搞政治’的，甚至给我一种‘直接把枪亮在主席台上’的感觉，关键是什么时候开枪而已”——

为期一周的中共二十大已于10月22日闭幕，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亦在23日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公布。至此，习近平顺利开启他的第三届任期。主导上海封城的李强、清除北京“低端人口”的蔡奇、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等人组建成了“习家军”，这套“极端”的领导班子令不少人感到意外和震惊。

会议的余震仍然在继续。一些中国人加快了“润”的步伐，海外留学生不得不更慎重地做出是否回国的重要抉择；未来香港的政治气候、中国与台湾之间的贸易经商、台海紧张局势，则是不少香港人与台湾人在关注的议题。

端传媒采访了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记者、老师、留学生、NGO从业者、商人和学者，讲述他们如何看待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他们或对中国绝望，或在失望之下仍愿意回国，或决定留在海外拿护照，或暂停上海业务回到台湾，或庆幸几年前没有随大流到中国做生意。当然，仍有人对政治冷感，也总有人对中国的未来怀抱希望。

## 铁子：北京，28岁，媒体从业者

大家在期待的改变只有一个，就是党内民主，希望共产党内是民主的，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很多错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以前还有不同派系间的利益划分或者权力制衡，现在基本没有了。

关于习近平连任，二十大召开之前有传言说也许会有斗争，连任还不确定。我觉得斗争是长期的斗争，不是说开会时就能斗争得赢。真正的斗争应该在好几年前已经开始了，从他修宪开始。开会只是把已经准备

好的结果给大家看，怎么可能有任何差错呢？唯一的差错可能是胡锦涛的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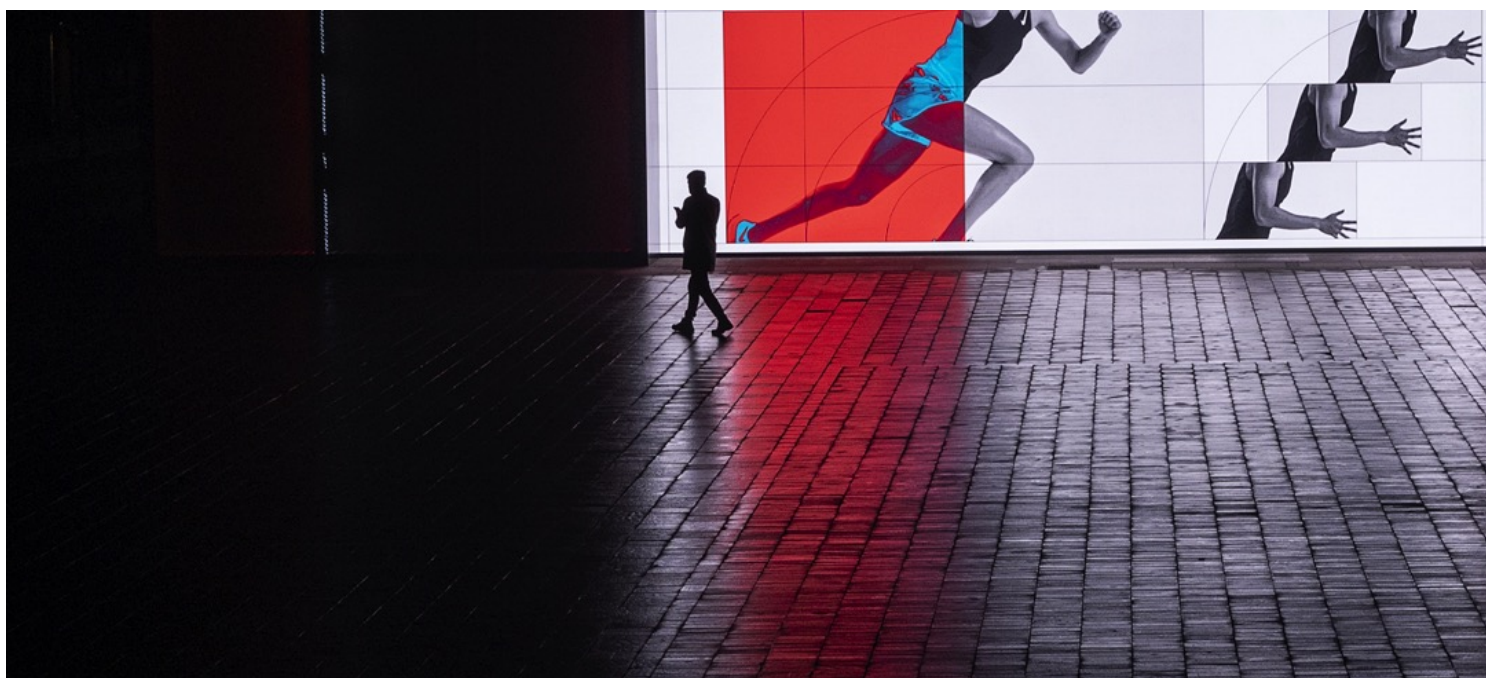
新一届常委名单公布后，身边同温层反应都差不多，很意外同时又感觉在意料之中。大家都很绝望，说没希望了，想“润”的“润”。但同温层效应太严重之后，你的判断会不准确，会以为大部分人都这么想。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人是不关心政治的，就算关心也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可能我们还是心存侥幸，以为换个人就会好起来。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根本上是制度问题，我们想像得太好了。

未来肯定不会变好。可是不好又能怎么办？你还是得工作，还是得找选题，还是得往前走，还要吃饭，不要因为政治对你个人生活产生太大影响。政治抑郁对个人的消耗太大，所以我尽量避免和大家聊这些，没有意义。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政治环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大家在期待的变化只有一个，就是党内民主，希望共产党内是民主的，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很多错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以前还有不同派系间的利益划分或者权力制衡，现在基本没有了。

七常委的人选，我不吃惊。他们都和浙江福建有关系，肯定都是习熟悉了解的人，包括李强。今年4月份去上海，听说李强可能是总理。当时上海刚刚封城，大家猜测李强应该会出来道歉，认为上海封城是李强的一大政治污点。有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他是习的重要伙伴，会是下一届总理。当时我想，操，这什么东西，想不通为什么他可以当总理。现在回想起来，水落石出。上海解封后，李强宣布抗疫胜利，就意味着这不可能是他的政治污点，他不可能道歉。

我马上30岁了，这应该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段，如果没有疫情，没有封锁，我可能每年都会至少去一个国家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但现在只能天天闷在家里、找朋友喝茶，什么话也不敢说。国内现在去哪儿都可能被隔离，整个人状态很差。







2022年3月，中国北京，一名男子在广告版前走过。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昨晚看《时代革命》，在大时代下他们真的很惨，也没有办法。大陆年轻人都知道，如果做同样的事情要付出多大代价。2019年反修例离我们很近，我一边看也在一边反思国家的走向。看完后只有唏嘘，现在谁敢走向街头，谁敢再抗议？

那晚睡觉时突然间觉得有警察敲门，当时心一惊，就醒了。醒来后发现是梦，也没有很安心。我觉得在中国，如果继续做媒体，如果我的观念不转变，遇到警察是早晚的事。有一天我可能也会和他们一样。

二十大之后，我们的生活好像被改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改变。

我爸说过类似怀念胡温10年的话。他说那时候官员敢贪也敢收钱，能收钱就好，收钱能给你办事。现在官员不敢收钱了，也不给你办事了。在贪腐下，把事儿办成了。除了我爸，手下那些打工的、做饭的、KTV的、当小姐的，所有人都能受益。现在产业转型，一些产业没有了以后，县城就跟死了一样。我爸现在已经落寞了，就是活着。年纪越来越大，也不太会去思考政治或者制度性的问题，只觉得现在的钱不好赚了。

但失落就失落了，我们小地方，失落是人生的常态。一两千万元就算大起了，大落能落到哪去？

这个时代，谁都帮不上谁。我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 安吉：暂居海外，80后，国内某NGO创始人

有一种很强的感觉就是，I love my country，但我们的国家没有了。上海的李强，北京的蔡奇，一个搞lockdown，一个清理低端人口。我以前没有不想当中国人的感觉，以前只想拿永居，现在非常明确，我要拿护照。

虽然我觉得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那天晚上在推特上看到他们七个人走出来，看到习近平、李强走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我觉得很委屈，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但它真的呈现在你眼前时，还是很难接受。

怎么能看到我的国家变成这样。他们代表这个国家，对我来说，中国就变成一个不是我想要居住生活、不是我能感到骄傲的地方。在他们的领导下，我的国家可能会让所有人都很痛苦。那是一种很强烈的恐慌心理，中国会变得更差，会变得更独裁。

有一种很强的感觉就是，I love my country，但我们的国家没有了。上海的李强，北京的蔡奇，一个搞lockdown，一个清理低端人口。我以前没有不想当中国人的感觉，以前是想拿永居，现在非常明确，我要拿护照。

我对这7个人没有期待，他们已经突破了所有的法制框架。胡锦涛被架走的事件出来后，网上大量的人在怀念胡温时代。大家知道习不是胡，他是最powerful的人，他可能把自己对标毛泽东，而毛是一个恐怖的独裁者。毛时代发生过的惨剧，为什么现在不会发生？

过去的十年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座标，我们已经知道在他的统治之下，生活会怎么样，你的自由会怎么样，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现在很多朋友在想走。这段时间在国外，遇到了在国内很多年都没见面的人，突然全都在这几个月见到了。二十大之前，大家都在观望，想说国内之后会不会变好一点，现在很多人都在为离开中国做准备。因为大家都很恐惧，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先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看看怎么样。我想二十大是一个加速大家做决定的过程。

NGO在国内非常难，一方面很多人都走了，另一方面大家都觉得至少在未来几年，空间会非常紧收。你愿意你的肉身去经历这些事吗？如果你不愿意，也许保存好你的灵魂是一个为未来做准备的过程。在国内的话，你可能面临的是肉体 and 灵魂都被毁灭。

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自私，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去一个新的国家。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至少这段时间生活是平静的，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被抓，会不会去做核酸，会不会封控，生活是可预期的。我们现在每天散步，看树叶掉在地上，看到一棵树一半红一半绿，就觉得好漂亮。以前在国内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树，我不是说树在美国比中国更好看，而是你有更多闲情，去欣赏周遭的事物。

你总是要往5年、10年以后看，不能让这件事情停在这里。我们在海外也要继续。



2022年9月28日，中国国庆日前夕，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挂起一支中国国旗。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 Nana：杭州，25岁，小学数学教师

习近平也是蛮辛苦的，能看到他的头发白了。他上台之后，每年春节我们村的老人都能拿到“过节费”800元，之前都是没有的。我觉得习近平是蛮负责任的，他一直是为底层老百姓考虑的。我爷爷奶奶也一直都说他“好”，上一个让他们这么夸的领导，还是毛泽东。

二十大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吗？

我没有很关注二十大，只是开幕式那天在手机上看了下直播，后面几天都没有看，隔了一个礼拜就闭幕式了，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吧。这种政治话题还蛮敏感的，我们同事之间也不会去聊，大家没有很关注这个话题。我们办公室里是几个年轻女老师，不是党员，学校里事本身就很多了，确实很少关注。



我爷爷是党员，开幕式那天村里组织他们一起去看直播。我们本来也要求教师一起去学校看开幕式的，但那天是周日诶，而且我们已经连上了七天班（前一周的周末因为国庆放假调休），所以大家都不想去。后来就变成只要求党员去了。

我不知道开这个会是要做什么，它对我们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吧。政策也不会在二十大上面体现出来，要后面才会一点点公布。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这段时间所有娱乐节目都停了，像脱口秀大会、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我奶奶看的那种打牌节目也都停了。

我不知道选出来的新一届领导都有谁。不过如果电视上闪过他们的名字，我应该会熟悉，只是没那么耳熟能详。我不知道新总理是上海市委书记诶，他已经到中央去了？但上海疫情不是被弄成那样吗？他这样不是属于重大纰漏吗？怎么还可以？

习近平也是蛮辛苦的，能看到他的头发白了。他刚上任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反腐的事，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进步得还挺快的。他上台之后，每年春节我们村的老人都能拿到“过节费”800元，之前都是没有的。刚开始是村里的人来发的红包，后来就直接打到市民卡里面了。我觉得习近平是蛮负责任的，他一直是为底层老百姓考虑的。我爷爷奶奶也一直都说他“好”，上一个让他们这么夸的领导，还是毛泽东。

修宪这个事情，也不能说是习近平改的吧。宪法不应该是人大代表改的吗？他的连任，对我们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我觉得如果一直是同一个人也不太好，也应该换一换。这样他下面的领导班子可能会更负责，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政策都是一刀切。

防疫政策确实很不方便，不过对老人的影响并不大，他们也不出去。他们钱拿到手了，日子过得好了，才觉得是真的好。我知道有些地方因为防疫导致一些人来不及就医、去世。这个和地方政府还是有一定关系，可能传达也有一些问题，越到下面越严格。

像我们学校，如果有一个学生从省外回来没有排查到，并且阳性了，那么校领导和班主任都是直接问责，校长也要停职的。对下面的管理层来说，为了自己不担风险，就只能从严了。

中国未来会越来越好吧，每个中国人真的都很努力。这十年可能会走得慢一点，但不至于止步不前吧。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不是突然之间像文革那样倒退十年就好了。

## 李鱼：24岁，在美留学生，社科专业

比起二十大，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四通桥，以及后续大家的厕所革命等行动和回应。大家在这久严的限制之下依然组织了一些公民行动，这个是很

鼓舞我的。在国内，大家的韧性还是很强。不管中央发生什么事情，并不会改变很多人的不满，很多人都是愿意行动的。如果我回国的话，我也相信我会找到这样和我同频的人。

2018年修宪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也有很多反对声音。但没有料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临时会这么极端的情况。

这次常委的情况也很意外，我知道他们都是“习家军”。大家都说，蔡奇和李强是控制低端和中端人口，和习近平一起控制所有人口。新的领导层是有这些“政绩”在的，所以我会更加担忧以后的生活。

不过对我来说，这个结果也不是完全绝望。一个非常同质化的领导圈子里也存在弊端，假如他们内部出现了更小的派系，产生新的冲突，在政策上存在问题，那么他们面临的风险也会更高，因为他们要一块去承担风险。



2022年3月24日，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肖像出现在一辆汽车内的幸运符上。摄：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我现在还是想回国的。首先和我自己的兴趣有关，我希望能做中文语境下的创作。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世界公民（笑），我还是比较关心华语世界的事情。之前我在香港读了本科，对中国、香港这种有过生活经验的地方更有共情的感受。

2019年我在美国交换，香港发生了反修例运动。我非常难过我当时不在香港，我很想在现场。那时候我在美国也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在美国做中国研究很难，它是很边缘化的，也缺少田野调查的机会。

比起二十大，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四通桥，以及后续大家的厕所革命等行动和回应。大家在这么严的限制之下依然组织了一些公民行动，这个是很鼓舞我的。在国内，大家的韧性还是很强。不管中央发生什么事情，并不会改变很多人的不满，很多人都是愿意行动的。如果我回国的话，我也相信我会找到这样和我同频的人。

我也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命数。再怎么连任，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可能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的某几年要在一个紧张的政治环境里生活，但在整个人生范围里，我依然可以去期待一些可能发生的变化。

我现在的想法是更倾向去大陆的机构媒体。虽然国内的媒体环境不好，但机构能够给记者提供的训练和保护都要比独立或个人的媒体要更多一些。在能够自由说话之前，通过这些机构获得一些了解真相的权利也是挺好的。假如我的稿子发不出来，但我能有自己的体悟，和在现场记录一些事实，也挺好的。当然，这只是我寄希望于大陆的媒体机构，我也不知道等我明年毕业的时候，环境又是什么样了。

## 卢恩：24岁，英国四大技术专员

我不理解政治局名单里竟然没有女的，也没有少数民族。这个国家是没有女人了吗？他们好像完全不用去考虑这些。他们在微观的政策执行层面上，整天说少数民族的权利，妇女能顶半边天，但真的到中央决策层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

我对二十大的关注，并不是它会提出什么新东西，而是对2018年修宪的那个伏笔的验证。

当时他们公布二十大开幕时间后，我留意了一下在周日开会。我对这点很震惊，竟然是在周末，是因为党代会不算政府工作吗，所以这种政党活动可以放在周末，不违背劳动法？还是说他们觉得放在周末更能吸引整个国家公众的关注？

常委名单出来之后，我比较震惊的是没有从上一届副总理中选一位来担任新总理，而是直接让上海市委书

记来当，这不符合传统。虽然上海今年疫情防控的时候也出现过政策的摇摆，但它最后还是坚定地按照中央要求的政策。李强上来当总理，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

还有讲“低端人口”的蔡奇，我不懂。可能他确实是在冬奥会做了一些工作，但中央在用人的时候，不去考虑他们的官僚素养、公职能力、过往的政策失误吗？

我也不理解政治局名单里竟然没有女的，也没有少数民族。这个国家是没有女人了吗？他们好像完全不用去考虑这些。他们在微观的政策执行层面上，整天说少数民族的权利，妇女能顶半边天，但真的到中央决策层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这个让我觉得很失望，也很绝望。我以前觉得，在中国只要你的政治立场对了，就能得到重用。在基层和中层确实有一些女性干部，但在最高层却不是，即使她们的政治立场是对的。

之前很多人说，二十大之后中国国内的防疫政策可能会好转。但现在并没有这种迹象，整天做核酸，动不动就封城，之前发生的那些灾难事故对他们来说好像都不是经验教训。之前有学者说，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普遍态度是，永远对中央抱着非常好的态度和信心，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来源于地方政府的执行层面。在疫情防控上也是这样的，大家会抱怨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但很多人不会去思考，中央的政策方向是否不对，系统性的问题是否存在。



我感觉习近平试图在强调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干预和绝对把控。在我安徽老家，在建很多“宜邻”中心，可以理解为社区中心，很像人民公社时期。它想确保在每个居民区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这种社区中心，里面有食堂、餐厅、图书馆、理发店。这个社区中心就是政府打造的一个项目，有政府资金在里面，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你会发现，公有资本的触角正在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像社区这样的微观单元。

我感觉它是想往共产主义的那个方向去走，但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大跃进成这样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决策。未来五年，我觉得中国各个层面的政策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只是习近平集权制领导风格的延续。

我去年在英国硕士毕业后，留在四大工作。我现在想的是在英国待满五年拿永居。五年并不是很长，我是不会犹豫的，这个决定和中国环境的变化也有关系。2020年我还没来英国之前，对未来还不是很明确，我也没有发现这个社会已经差到这个地步了。后来我想在英国找工作，更多的是出于职场文化的考虑，还有永居身份。当时也有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想在这边多待两年，更方便去欧洲各国旅行。

但就目前的环境，我是不可能回去的。以前我更多的是考虑主观的因素，比如在这里我待得舒不舒服。但现在客观环境太差了，以至于我不得不去考虑它。

## 李弱：香港，80后学者

中国大政治气候一直在影响香港的小气候。当中国封闭，香港就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唯一通道；当中国开放发展，香港也成为管治者借镜的现代化典范；但当中国专制雄起，香港的开放多元就被视为威胁，要被打压。中国衰落，香港断断不会好。

二十大是一场政治革命。

说它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因为它正式终结了中共建政以来的邓小平共治体制，回归毛年代的专政时期。这惊人地有点像看欧洲历史；毛泽东代表了中共第一帝国时期，现在是中共第二共和覆灭，第二帝国崛起（笑）。

中国大政治气候一直在影响香港的小气候。当中国封闭，香港就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唯一通道；当中国开放发展，香港也成为管治者借镜的现代化典范；但当中国专制雄起，香港的开放多元就被视为威胁，要被打压。中国衰落，香港断断不会好。



所以我很是悲观。作为成长于邓江胡时代的一个香港人，目睹了中共如何在八九六四后重新定位自己，先是把经济增长定为最重要的国家发展方向，由极权体制松绑；但到中国较有钱了，专制的幽灵则重新浮现。苏联瓦解的教训，促使了中共对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视，也令中共视自由化为洪水猛兽，令中共走到现在的位置，强大而自信，自认为找到现代化的东方版本，以无限制集权征服一切难关。

但回顾中共历史，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从来都不是因为把权力定于一尊以致，毛泽东带来的教训反而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之手，那是多么的危险。中国的经济发展根本是源于邓小平赵紫阳年代的务实、开放、以经济为先的政策。但这条路，在习近平以集权为先的需要下，走到尽头了。

中国接下来的路将是一场大赌博，就赌习近平一人是不是明主圣君。但在过去10年，习有拿得出手的政绩吗？有甚么成就不是上代留下来的？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他，反正我就是不会相信的了。

## 刘泓锋：台北，39岁，新闻记者

提到胡锦涛，二十大闭幕当天，他被“架走”的影片在媒体上热传后，我发现那些原本不太关注二十大的朋友也纷纷开始讨论，但也多是投以“宫斗戏”的视角，或是各种“迷因图”的传播，就像前面我提到的，台湾对中国政治始终有段距离，所以必须以“宫廷剧”的角度认识中国。

我在2012年进入新闻业，2014年因为香港占中行动开始对中国与香港议题有了更多关注。关注中共二十大主要还是工作所需，必须主动跟进新闻，察觉政治气氛。如果不在新闻业，像我一些同温层以外的朋友，也不关注二十大，或者说也没关注的需求。

即使新闻业做了不少相关报导，多数台湾民众对二十大的兴致缺缺。不关心的理由，一来我认为多数台湾人将中国视为一个“东西”，像是极权、时不时恐吓台湾的刻板印象，对中共政治、相关制度认识不多，团派是什么也不甚清楚，或是习近平在这次用的班子“之江新军”跟他有什么渊源，恐怕也不在台湾人兴趣范围。

相较中共二十大，多数观众更乐于参与资深媒体人周玉蔻纷争的话题。我自己观察到，台湾人多数不喜欢深入的政治事务探讨，反而喜欢八卦新闻，对那些可以有“代入感”的新闻有极高兴致。事实上，中国“政治”离台湾社会的视野，有一段难以忽视的距离。

三平中国在胡锦涛领导下，两岸政后飞纸超发、交流频繁。找子生时期土修纪录片，2000到2009年，在系上老师提供资源与人脉下，我们几个同学前往中国拍摄纪录片，虽然从现在来看，中国影视产业规模与市场是台湾的数倍之大，但我去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理由，是被中国的人文与独特的题材所吸引，但也因此发生我这辈子想忘也忘不了的境遇。

2007年夏天，我前往新疆乌鲁木齐拍摄纪录片，拍摄主题是新疆隧道修复工程，当时政府开辟新的隧道，但旧的隧道因为承载当地社会的精神象征而未拆除，且有武装人员驻守。纪录片没拍几天，我就被解放军与国家安全部拘捕，并被带上一辆四周围有布帘的车上，随后被限制自由达三天——问我当时被关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坦白说我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几天我不断在两个房间内移动，一个有窗见得到光、一个没有，更没有时钟，那几天我失去了时间感。在警询时，我问对方拘捕我的理由，只得到“因为你是台湾人”的回复，最后则以查不到我意图刺探国安的证据，将我释放，两天后我立刻更改机票飞往北京，一去不回。如今想起，在当年胡锦涛主政下两岸交流热络、一片善意欣欣向荣，我人却在新疆因为台湾人的身份被拘禁三天，胡锦涛的温和、开放，也只是“相较之下”。



2022年5月23日，新疆莎车县一个拘留中心，一名保安人员在守望台看守。摄：Ng Han Guan/AP/达志影像

提到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当天，他被“架走”的影片在媒体上热传后，我发现那些原本不太关注二十大的朋友也纷纷开始讨论，但也多是投以“宫斗戏”的视角，或是各种“迷因图”的传播，就像前面我提到的，台



湾对中国政治始终有段距离，所以必须以“宫廷剧”的角度认识中国。

在中共新一届中央常委人选底定后，不论是政委会或是军委会，两岸冲突已经免不了了，会有更多擦枪走火的可能，对台湾离岛的军事骚扰行径与共机绕台军演也会越演越烈。

我自己看两岸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几年应该还不到全面开战的事态，但看到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是可以笃定的了。我相信这届名单让跌破不少学者与国际媒体的眼镜，两岸是否发生武装冲突，没有人猜得透习近平。

## 语昕：台北，24岁，社会新鲜人

我从以前室友们身上，深深感受到他们即便有想法但也被重重地压抑下去。有想法不能说、思想被箝制，只能关心自己是否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问题，机械式地在这样的大环境底下，跟随著党的角度亦步亦趋地走著走著。也许他们接受了这件事，不是没办法改变，是更深层的无力改变。

我要先讲一个很荒谬的事。

高中毕业后，我到北京念传播学院，大学毕业返台就读研究所。二十大会后，我发了微信问先前在中国读书的“宿舍群”，“你们怎么看二十大？对新的领导班子有什么看法？”也因为我们都是学传播的，我也问了他们以新闻人角度会如何评价？

这些中国同学有来自四川、上海以及东北地区，他们毕业后也进入了中国的新闻业工作，确切来说是党媒。其中一名现任职东北党媒的同学回复“这可说不了”，我又问，你们从新闻人角度分析呢？这名同学传了条连结到群里，斗大的标题写著“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这其实是来自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报告题目，同学也补充：“新闻只有一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

我换个角度问，“你们想知道台湾媒体现在在报导什么吗？都在分析李强、蔡奇！”我又问，“二十大前北京不是四通桥有挂标语抗议吗？”我才刚传完，群里立刻回：“我靠，STOP！”我心想这还好吧，我连评论也没评论，但他们认为我不该用自己的标准来看。他们担心因为我的讯息，让他们的微信被炸号、不能使用。群里一位现在在欧洲的同学回我，“我不想失去这个群！”他强调，“地名”是关键，要我提高警觉、小心防范。



我从以前室友们身上，深深感受到他们即便有想法但也被重重地压抑下去。有想法不能说、思想被箝制，只能关心自己是否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问题，机械式地在这样的大环境底下，跟随著党的角度亦步亦趋地走著走著。也许他们接受了这件事，不是没办法改变，是更深层的无力改变。



2021年12月，中国北京，一名男子在一个画廊的球状窗口向外望。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这样高度的言论管控下，同学们的用词也就愈来愈隐晦费解，像是“知三当三、一键三连”，对台湾人来说一时很难得知其中含意，但这是他们流通讯息的密语；又像是，他们流传一句话“上学时候学习差的最好也只能当体育委员，现在居然可以当学习委员甚至班长”，也像是先前北京的健康宝故障，他们便说“北京健康宝是崩了吗？那个谁？驾崩？”因为不能直接谈论政治与习近平，他们只得发展出这种把话折了好几叠的说法。

未来有机会我还是想去中国工作，中国薪资好、想趁年轻有体力时能拚就拚一下，也想找以前的中国同学一起去各地旅游。虽然在群里问了他们些敏感的话题没有害我们的微信被炸号，但我后来也难免自我审查，暗忖“说了这么多，会不会以后进不了中国？”也许这就是笼罩在没有言论自由下的阴影吧。

**JL：彰化，28岁，台湾中小企业二代**

如果你算幸运，还可以拿一些钱回来。运气差的，不仅钱拿不回来，被告、被捕、被关的不是没有过。十几年前台湾技术、机械设备、人才如何领先，但现在中国也追上来了，还是你培养出来的。想想也是讽刺，现在你市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也是你一手成就的。

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我很庆幸十多年前两岸来往频繁时，我们没有跟著其他同业到中国设厂，如今看到政治局常委没有半个经济背景出身，“政治100分、经济0分”的布局思维，也难怪港股在闭幕后的首个开盘日重挫了。

我家经营金属球阀零件制造，在彰化有间工厂。球阀主要应用在流体、气体的开关键，像是石化、制药、电厂或是半导体都会用得上。坦白说不是没想过去中国看看，大家说中国市场大、人力成本低，中国政府又拿出好多优惠，不管是补贴或是税赋减免，再加上各种“承诺”，做生意的，哪里有钱赚当然都会想去尝试看看。

十多年前，当时也是一股台商赴中设厂热潮，我父亲也搭上这股潮流去温州参观厂房用地，当地政府拍胸脯说会给予台商租税减免、补贴、以及各种琳琅满目的优惠，但是我们家最后还是没去。当年我父亲回来后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共产党的话不能信！”

中国市场是这样，你要设厂，要什么优惠都给你，但是当党需要你的时候，也由不得你说“不”，这也是我们放弃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这充满无限想像的市场依然吸引许多同业前去。

现在回看当时的决定，我们依然认为非常正确。当年，台湾这方面零件的制造技术大幅领先中国。一开始我们一些同业是赚了钱，但同时也把技术交了出去，在台湾我们经常听到“套养杀”就是这么回事，你技术被学走了、他们人才培养出来了，你对中国就不具任何价值了。你有听过当老板的有一天上班发现自己进不了自家公司的吗？我们就有台商沦落这样的下场。

如果你算幸运，还可以拿一些钱回来。运气差的，不仅钱拿不回来，被告、被捕、被关的不是没有过。十几年前台湾技术、机械设备、人才如何领先，但现在中国也追上来了，还是你培养出来的。想想也是讽刺，现在你市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也是你一手成就的。

加上这几年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同业这两三年开始大举返台，一些组装厂原先在中国设厂采购，很多也回流台湾了，原先在台湾的厂房去中国后转作仓库使用，现在也都重新盖回来了，毕竟商人追逐利益，对时局变化的感受是很敏锐的。

另外2020年COVID-19爆发，中国各地实施严格的封控措施，不仅限制人员移动、原物料无法送抵加工制



造，甚至也限电对能源进行控制，许多工厂没物料、员工无法上工、也没电开工，即便你的厂不受影响，但上下游厂商一旦有状况，早晚会影响到你。种种不稳定因素下，最后干脆把厂关一关回来，生产线、供应链也都拉回台湾了。



2021年12月，中国武汉，工人在一个恒大集团的楼盘工地工作。摄：Andrea Verdell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美中贸易战、疫情、封城、动态清零，虽然是一连串的中国内外变局，但说到底，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还是政治问题，虽然我认为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只有五六成，但话说回来，中国政治又有什么好认识的呢？不需要认识中国政治，毕竟都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说要认识中国政治，在极权国家你只要认识习近平就好。

就像二十大闭幕那天，胡锦涛“被请出场”的画面大多数台湾人都有看到媒体报导，我认为习近平在释放一个政治讯息，告诉在场各位，不管你是不是前领导人、前老板，那又如何，“我要你走，你就得走”。这样的政治宣示也体现在他的常委名单中，想挑自家人就挑自家人，就算中国经济惨澹，但常委人选也就摆明就是要来“搞政治”的，甚至给我一种“直接把枪亮在主席台上”的感觉，关键只是什么时候要开枪而已。

**龚胜贤：32岁，台商**



我现在估计，中国经济大概要两三年之后，才有可能完全恢复。我到时候才会回来重新雇用员工。虽然我在中国的投资会暂时减少，但还是会保持合理投资，也会保留公司登记和商标。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不论在哪个时期都是大城市，未来必然还会是个大城市，所以我不能离开，不然以后就回不来了，一定要保留一些筹码在这里。

我是在上周二十大召开期间，从台湾飞回上海的。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要遣散上海员工、处理公司善后手续，暂时结束销售业务。

早在二十大之前，我就已经决定要结束上海业务了，主要还是中国的清零政策、以及上海今年的这波封城，让我的生意大受影响，而且我短期之内看不到改善的可能。

我经营的项目包括泳衣，泳衣销售是有季节性的，我必须在春季排期生产，才能赶上夏天的旺季，但封城把供应时程都搞乱了。今年上海封城一阵子之后，我们就决定把泳衣的生产原料，全都运回台湾，台湾可以雇用外劳、本地生产还不用运费，成本算起来不会比上海高。

就算现在封城结束，我的产品在上海也卖不太动，因为没人敢去室内游泳池，怕一个不小心，码就红了。

对我来说，习近平确定连任以及新的常委名单，只是让我更确定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很多人觉得，习近平连任之后更加独裁、更难以预测，但从商业决策的角度来看，我反而觉得二十大召开之后，之前那种不明确的状态不见了，我反而更容易做长期的规划。

老实说，习近平这次做这么绝，也算是在我的意料之内。你要知道，中共的本性就是斗争，他如果不这样做，其他人就会斗他，他会被斗死。我以前也在中国读过书，我的经验告诉我，在这里斗争，不是死、就是活。

我认识的台商，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看到美中角力，从2021年就开始转移供应链的；另一派，是坚信二十大之后，中国就会完全开门的。但二十大结束后，第二种台商似乎很崩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们。

我现在估计，中国经济大概要两三年之后，才有可能完全恢复，我到时候才会回来重新雇用员工。虽然我在中国的投资会暂时减少，但还是会保持合理投资，也会保留公司登记和商标。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上海

不论在哪个时期都是大城市，未来必然还会是个大城市，所以我不能离开，不然以后就回不来了，一定要保留一些筹码在这里。

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